

少年文艺

金榜名家书系
短篇童话季



十二点你睡了 吗

两色风景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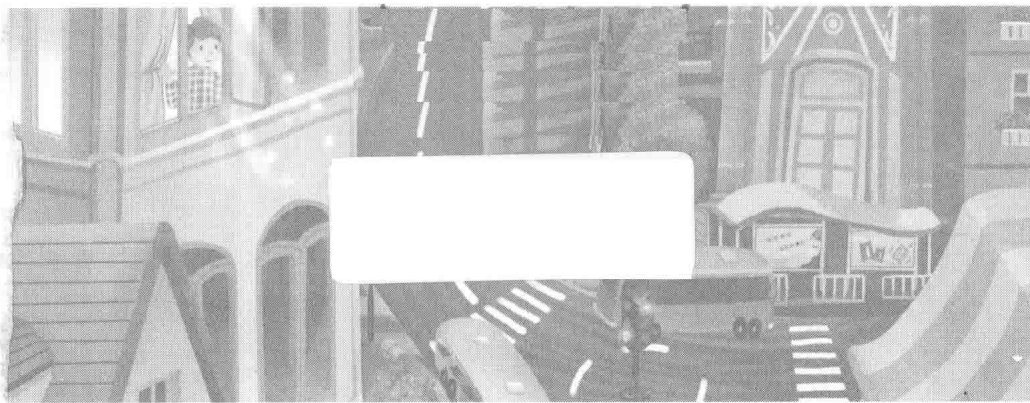


少年文艺 金榜名家书系
短篇童话季

十二点你睡了



两色风景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二点你睡了吗/两色风景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7

(《少年文艺》金榜名家书系·短篇童话季)

ISBN 978-7-5324-9679-2

I. ①十… II. ①两…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1233 号



《少年文艺》金榜名家书系 (短篇童话季)

十二点你睡了吗

两色风景 著

魏虹 绘图

陆及 装帧

周晴 谢倩霓 策划

责任编辑 叶蔚 美术编辑 陆及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5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679-2/I · 3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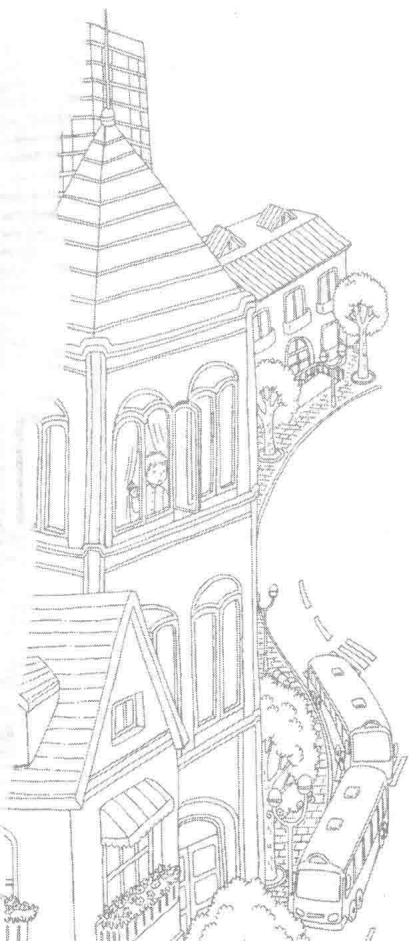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 彩色的熊猫 / 001
单身巫婆 / 012
十二点你睡了吗 / 020
蔚蓝的天空 / 028
我很好，你好吗 / 037
战马 / 042
种子、砂子和小水滴 / 047
稻草人与麻雀 / 054
三十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 063
会说话的长颈鹿 / 067
草药草药满山跑 / 076
歌儿 / 086
狗尾草的故事 / 098
回声 / 106
家庭金字塔 / 116
老鼠偷老鼠 / 125
没有人知道我是一只兔子 / 132
抹布公主 / 141
哦，阿怪 / 152
强盗一家亲 / 162
一条迷路的短信 / 172
伯乐之眼 / 180
龙舟苏醒之后 / 186



彩色的熊猫

彩色的熊猫



□□ | ...

“喝水的时候要当心。小口点儿，最好用吸管，别溅到脸上……”

“纸巾给你放口袋里了，使用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不能太用力……”

“一会儿拿把伞吧？虽然不一定会下雨，但可以挡挡太阳，流汗可不好……”

麦宝坐在梳妆台前，聆听着妈妈的絮叨，同时静静地接受妈妈用眉笔、粉扑、小刷子什么的在脸上涂涂抹抹。伴随着妈妈的动作，麦宝看见，镜子里那只彩色的熊猫慢慢变得单纯，有了跟所有熊猫一致的黑与白。

麦宝是一只彩色的熊猫，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是。

“好了，大功告成。”妈妈宣布，“没有人能看得出，你是一只彩色的熊猫了。”

麦宝冲妈妈一笑，从椅子上下来。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换了别人腿早就麻了。但麦宝不会。每次离开家前的时光都是这么度过的，他早就习惯了。

爸爸走进房间，从头到脚细细地端详麦宝。哪里该黑，哪里该白，都逃不过爸爸犀利目光的检验。没办法，要是让别人知道麦宝是这样一只熊猫，那就完了。

注意到麦宝的表情有些麻木、有些疲惫，妈妈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麦宝，别难过，你的病会好的。”

“对，只要你好好配合爸爸妈妈，你一定很快就能像我们一样，变成只有黑白两色的熊猫。”爸爸说。

麦宝用力地点点头：“嗯！”

他记得爸爸妈妈告诉自己的话：“生下来就是彩色，这是我们家每一代熊猫都会有的遗传病，为了不让别的熊猫嘲笑和鄙视，我们从小就要化上厚厚的黑白妆。但不要紧，随着年龄慢慢增大，黑白妆会逐渐与我们的毛皮融为一体。到时候，我们就会是正宗的熊猫了。当然，在那一天到来前，一定不能让人发现我们的秘密……”

爸爸妈妈正要走出房间，麦宝喊住了他们。麦宝将一个画架从窗户旁推过来，他让爸爸妈妈看上面的第一张画。

画布上是一顶大大的帐篷，染着夸张醒目的颜色，系着大大小小的气球。那是最近来到这里——只有熊猫居住的箭竹小镇——巡回演出的“彩虹杂技团”的帐篷，也是

从麦宝房间的窗户所能眺望到的一道风景。

“昨天画的，漂亮吗？”麦宝问。

“嗯，画得真不错。”爸爸妈妈大为欣赏，同声赞美。

“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吧？”麦宝兴奋地问。

“哈哈，你在说什么？”爸爸轻轻摸着麦宝的头——他不敢太用力，怕弄糊了油彩，“我们熊猫生来就是要当大明星的。麦宝，你也会成为一个电视明星。”

“不过，你还是可以把画画当成业余爱好。”妈妈说。

麦宝有些失望。他将画架推回窗户旁。这时从窗外传来了叫声：“麦宝，我来了——”

“米莱在叫你了，快去吧。”爸爸说。

“记得妈妈说过的话，可别被米莱发现了啊。”妈妈补上一句叮嘱。

麦宝答应着，兴冲冲地跑下楼，跑出了屋子。

米莱叉着腰等在门口，麦宝跟她打个招呼。

“今天又花了多少时间化妆？”米莱神秘地眨眨眼。

“不多不少刚好一小时，你呢？”麦宝压低声音。

“跟往常一样，比你多十五分钟。”米莱说。

他们笑嘻嘻地，离开了麦宝家。

米莱是女孩子，也是麦宝最好的朋友，更是除了家人外，第一个知道麦宝秘密的熊猫——当然，这是麦宝不敢告诉爸爸妈妈的。



事情也纯属偶然。麦宝与米莱同样就读于箭竹小学，又是同班同学，但原本，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

因为害怕身上的妆掉色，麦宝不敢跟大家走得太近，还好，其他同学也不是那么好动，熊猫本来就是懒洋洋的动物嘛。

但米莱例外，米莱是非常活泼的，她总爱在教室里制造一些响动，一会儿把桌椅像积木那样叠起，一会儿在扫帚上练习走钢丝。

一天傍晚，轮到麦宝与米莱做值日生，在麦宝小心翼翼地扫着地时，米莱提着一个小水桶兴冲冲跑到他面前：“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吧？”

不等麦宝说好或不好，米莱的演出已经开始了，她用一根手指支起教鞭，教鞭的顶端正好撑住水桶的底部，滴溜溜地在米莱的手中打着转。麦宝注意到水桶里装满了水，他心惊肉跳地祈祷米莱千万别失手……

“哗啦！”

结果米莱还是失手了，学艺不精的她，将满满一桶水扣在了唯一的观众脑袋上，麦宝浑身湿透了。

“对不起，对不起！”米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手忙脚乱要帮麦宝擦。

“不要帮我擦！不要帮我擦！”麦宝表现得却更慌。

正打算不由分说就动手的米莱，突然惊讶地发现，麦宝正在溶化……



不，不是麦宝在溶化，是麦宝身上的妆在溶化。层层叠叠的黑白油彩被整桶水这么一浇，化成了一摊乱七八糟的污泥。被强制卸妆的麦宝，甭管多极力遮掩身体，也还是不能阻挡他那像鹦鹉般五彩斑斓的真面目暴露在米莱眼中。

麦宝看见米莱惊呆了，他近乎绝望地大喊一声：“不要看我——”

谁知这一喊竟然让米莱回过神来，她激动地抓住麦宝的胳膊摇晃：“原来你跟我一样！你跟我一样！”

麦宝完全听不懂米莱的意思，只见米莱抓起那个打翻的小水桶，将剩下的水豪迈地泼到自己身上——

米莱的黑眼圈“溃不成军”。麦宝就像照镜子一样，看见一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五颜六色的大花脸。

他们就这样看着对方，看着，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起傻笑起来。

这天起，麦宝和米莱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米莱与自己同病相怜这件事，麦宝并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如同米莱没有告诉她的父母。两个孩子心里都清楚，这是病，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如果被爸爸妈妈知道，自己曾经将真相暴露在家以外的地方，那么不管对方是不是“同类”，他们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不安的。

所以，就在米莱和麦宝变成好朋友的那天晚上，他们

费了好大工夫才哄得爸爸妈妈相信，自己是不小心才把身体弄湿的。还好夜幕够深沉，摸黑回家的时候，谁也没发现街上有两只鬼鬼祟祟的、彩色的熊猫。

现在，麦宝和米莱正朝着彩虹杂技团的方向走去，他们约好了的，要去看杂技。

米莱是那么喜欢上蹿下跳的玩意儿，这让她的爸爸妈妈很头疼，觉得米莱不像女孩子。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很容易把身上的妆弄掉。但没有办法，米莱就是米莱。她每天晚上回到家时，有好几处的毛皮已经露出斑斑驳驳的破绽了。

麦宝问米莱：“你是不是想当一个杂技演员？”

米莱点点头：“我想。但恐怕不可能。爸爸妈妈说了，我以后是要当电视明星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动物，但是熊猫的数量是稀少的。因此每一只熊猫在成年之后，都会离开箭竹小镇，前往不同的城市、国家，成为那里的明星。永远有镁光灯和摄影机欢迎他们，永远有杂志和电视等待他们登陆。对于熊猫来说，这样的生活可是理想得不得了啦。

麦宝和米莱一边聊，一边走，很快来到了彩虹杂技团。麦宝看到，他每天从窗口眺望的大帐篷坐落在一片空地上，四周立着栅栏。

麦宝东张西望：“怎么没有杂技团的宣传海报呢？”

“也许杂技团里没人会画吧。”米莱对麦宝说，“你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可以给他们画一张。”



麦宝想起出门前爸爸妈妈的话，苦笑了一下。

来看杂技的观众渐渐多起来。麦宝和米莱买了票，跟随其他的熊猫一起入场，他们很庆幸队伍的井然有序，不用担心身上的油彩被碰花，熊猫不愧是天生优雅的贵族。

刚找到位子坐下，演出就开始了。帐篷内的灯光突然熄灭，然后集结成一束射向舞台中央，伴随着掌声，一个高高的身影和一群矮矮的身影从幕后走出。

麦宝和米莱惊讶地张大嘴——

“大家好，我是彩虹杂技团的团长！”手拿麦克风作自我介绍的，是一匹斑马，他身上的每一道条纹颜色竟然都不一样！

“这是我可爱的团员们，我管他们叫‘企鹅帮’！”团长介绍簇拥在他四周的企鹅们，本该黑白分明的他们，身上的颜色同样错落有致。

会场里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彩色的斑马和彩色的企鹅，很明显，他们是为了追求喜剧效果而把自己染成这样的，不愧是“彩虹”。

麦宝与米莱也跟着笑和鼓掌，只是他们的心里装着只有彼此能了解的共鸣。

“谢谢各位的热情。”团长鞠躬，“接着，请欣赏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刚才还显得呆呆的企鹅们，突然像上足发条般跳起了踢踏舞，团长也将麦克风一丢，投入了滑稽的舞蹈之中，

舞台上的气氛活跃极了。

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麦宝与米莱看入迷了。

麦宝发现手被米莱攥紧了，手心里有汗，麦宝想自己知道米莱为什么这么激动。

很快，到了散场的时候。

熊猫观众们照例极有秩序地离开，只剩麦宝与米莱还坐在位子上不动。

“太好看了，真是太好看了。”米莱喃喃地说，眼睛里闪烁着梦幻的光辉。

“我们回去吧。”麦宝说。

“再呆一会儿好吗？我还不想走。”米莱沉浸在澎湃的心潮中。

麦宝只好同意。事实上麦宝也很雀跃，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杂技呢。钻火圈、大炮飞人、魔术、连环飞刀……每一样都够他回味半天，何况是杂技爱好者米莱了。

麦宝突然来了主意，他拉起米莱的手：“我们到后台去吧，去跟团长他们说几句话，也许还能要个签名……”

米莱如梦初醒，喜悦地响应：“嗯！”

观众已经走光了，清洁人员还没出来打扫卫生，麦宝与米莱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了杂技团的后台。

他们掀开布帘，看到团长和企鹅们正用毛巾擦汗。也



是，在闷不透气的帐篷里整整演出了一下午，从天亮演到天黑，还顶着厚厚的彩妆……那一定让他们热坏了。

麦宝轻轻对米莱说：“我们等他们卸完妆再进去，比较礼貌。”

米莱点点头，专注地看着偶像们。麦宝也看。

五分钟之后，麦宝和米莱同时感到不对了。

团长和企鹅们用湿毛巾在身上擦了不止一次，彩妆却一点儿也没掉，没有露出理所当然的黑色与白色。

那艳丽的彩妆，就是他们的身体原本的颜色！

麦宝与米莱忍不住发出惊呼。彩虹杂技团的成员们闻声吓了一跳，连忙转头。

面对两个满脸惊讶的孩子，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慌张。

“被你们发现了。”团长大方地说，“是的，我是彩色的斑马，他们是彩色的企鹅。”

企鹅帮自豪地挺起胸膛。

团长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麦宝与米莱感到了震惊。

“如果我没猜错，你们也是彩色的熊猫吧？”

呆了几秒后，两个孩子抢着点头。麦宝问：“你怎么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熊猫在刚出生的时候，都是彩色的。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斑马、所有的企鹅……”团长说，“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更多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只有黑

白两色，那才是正常的。于是面对孩子，父母总会很有默契地告诉他们：你们生病了。为了让孩子们成长为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理想’的模样，大人将教会他们伪装上色。久而久之，本可以拥有各种色彩的孩子们，就真的变成了只需要标准色的大人……除了极少数的、像我们这样不愿意妥协的‘坏孩子’。”

团长边说，边伤感地看着企鹅帮。

听着团长的话，麦宝想起，自从他和米莱发现彼此都是彩色的之后，就很渴望能碰到更多化了妆的“同伴”，好证明自己不是那么孤独，不用那么自卑。可是当他们设计着弄湿几位同学后，却失望地看见他们并没有掉色，他们的黑白仿佛与生俱来。

麦宝将这件事告诉团长，团长痛苦地闭上眼：“哦，可怜。现在的孩子，被剥夺色彩的年龄越来越提前了。你说的那几位同学，一定早就对未来有着清晰认识，对不对？”

米莱茫然地点点头：“是的。听爸爸妈妈的话，长大了，当个电视明星……”

第二天凌晨，麦宝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他躺在床上，听着楼下传来的声音。那是米莱的爸爸妈妈，他们正焦急地跟麦宝的爸爸妈妈说话。

“我们家米莱昨天看杂技回来后，就有点怪怪的。临睡前，我们发现她不见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着……米莱

和你们麦宝是好朋友，她来这里了吗？”

“没有呀。我们麦宝还在睡觉。”

“那她会去哪儿呢？这孩子可是明日之星呀，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培养她的呀……”

“你们别着急，一会儿我们问问麦宝……”

麦宝捂住耳朵，将那些乱糟糟的声音挡在外面。然后他从床上爬起来。

站在窗前，麦宝看见彩虹杂技团的方向空荡荡的。帐篷不见了，气球也不见了。麦宝知道他们已经走了，米莱跟他们一起走了。

清新的风吹进屋子，吹动窗台前的画架掀起崭新的一页。麦宝轻轻拿起调色盘与画笔。

他还是想当一个画家。想着当米莱和彩虹杂技团回到镇上时，为他们画海报的那个朋友。想着当一个即使不再是孩子，也永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永远自由的、彩色的大人。



单身巫婆

“嗡嗡嗡嗡……”

桌上的水晶球发生震动时，单身巫婆用最快的速度奔了过来，用手在水晶球上抹了又抹。

水晶球里浮现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脸。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哪国的国王与王后吧。单身巫婆失望地低下了头。

与单身巫婆同龄的姑娘都已经收到来自男生的约会邀请啦，唯有单身巫婆还是一个人。没办法，谁让她是巫婆呢？

但是明知道不可能，在这样无所事事的星期天的下午，单身巫婆还是会希望有哪个绅士通过她留在大森林树上的水晶球号码，约她出去走走。

“为什么我是个巫婆呢？”单身巫婆在心里哀叹着。

“您好。”水晶球里的国王举举王冠，“您是一位巫



婆吧？”

“是的。”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女儿，嗯，也就是通常说的公主啦。”王后抢过来说，“她已经到可以结婚的年龄了噢！是应该有一位勇敢潇洒的白马王子来迎娶她了！”

这些字眼每个都是对单身巫婆的刺激，但她还是尽量平静地、专业地点头道：“我知道你们找我做什么了。”

她当然再清楚不过了。表面上看，巫婆是为了拆散公主与王子而存在的，而实际上，她们却是王子和公主不折不扣的红娘哪。没有巫婆对公主干点儿坏事，又怎么能引来愿意为公主而挺身的优秀王子呢？

不过，别人也许不了解，皇室里却代代相传着这样的默契。所以，才会有现在，国王和王后对单身巫婆的嘱托——事实上，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承蒙某个巫婆的撮合呢。

“我这哪里是巫婆，根本就是媒婆。”单身巫婆一边嘟哝，一边动身。

拿着国王和王后提供的地址，单身巫婆骑上飞行扫帚，很快地赶到了公主居住的城堡。

公主正在梳妆，单身巫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后。

“嘿！”公主发现了单身巫婆，她歪着头打量，“你的发质怎么这么差？男孩子不会喜欢的。”

“你的服装也太老土了。这年头不流行从头到脚一身